

中
国
禁
毁
小
说
百
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歧路灯

(清) 李绿园 著

下 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七十回

夏逢若时衰遇厉鬼 盛希侨愤真感讼师

却说夏逢若为甚的黄昏到盛宅？只因他行常在城隍庙道房，与黄道官闲话。黄道官道：“我前日在关帝庙，见娘娘庙街盛山主，好大派头，真正是布政使家。”因说起怎把山陕社银子拿了一千两，说下一会还要拿哩。夏逢若听放在心上，遂到谭宅探听。却听的说把虎镇邦叫的去了。开发赌债。随即寻虎镇邦，要问曾否清楚的话。寻了日落不见面，因此到了盛宅。也自揣向来不为人所重，只是天下事料不定，或者就中取个事儿，亦未可知。到盛宅轻敲门环，果然满相公开门邀进去。听见盛希侨说话直撞，只得满饮数杯。这盛希侨一个呵欠，便说道：“瞌睡了，我睡去。”那客之去留，早已置之度外。

谭绍闻道：“我要回去。”满相公带酒身倦，便道：“取个灯笼来。”夏逢若道：“我有借的现成灯笼，只要添上一枝烛。”满相公道：“叫你住下哩。”夏逢若道：“家母这两天身子不爽快，我要回去。”满相公道：“即是老人家欠安，就不



敢留了。”家人重开大门，满相公送的二人出来，自锁门回讫。

谭夏二人走到娘娘庙门口，谭绍闻道：“天黑的要紧，你独自一人难走。你我两个走着胆大些，就到碧草轩住下罢。”夏逢若道：“家里老人家有病，我一定是该回去。”谭绍闻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该分路向西去。”夏逢若道：“往西要过周王府门口，怕校尉们拿住了。我往北去，向王府后边耿家大坑，过了冥府庙半里地，就到我家后门。全不过一个栅栏。”谭绍闻道：“天黑的要紧，那大坑沿一带没人家，不如从王府过去。问你时，你仍说你取药请医生，或是接稳婆。难说混不过去？”夏逢若道：“王府校尉那管你这些闲话，拿住了锁在一间闲屋里，次日才放去。他若忘了，只管锁着。要喊一声时，开开门打顿皮鞭，还算造化哩。难说你还不知道么？我从北边卢家巷走罢。”谭绍闻道：“我离家不远，街上铺子有灯光，你拿灯笼走罢。”二人分手各行。

单表夏逢若进了卢家巷，只听路东一家哭娘声音。心下好不快快，急紧走过。出的巷往北，过了双旗杆庙，便离耿家大坑不远。这一片就没人家住了。走上一箭之地，只见一个碧绿火团，从西向东飞也似过去。池中睡鸭，也惊的叫了两三声。夏逢若只说是天上流星的影。往上一看，黑云密布，如漆一般。远远的又有三四处火星儿，忽有忽无，忽现忽灭的。心下晓得是鬼火了，好不怕将起来。猛然想起平日行径，心中自语：“我若是个正人君子，那邪不胜正，阴不抵阳，就是鬼见我，也要钦敬三分。还有甚怕呢。争乃我一向犬心鼠行，到了黑夜走这路，心上早已做不得主。可惜他两下俱留我，我就住下也罢，为甚的一定要走？这凉风凄凄



飒飒的，像是下了雾雨。鬼火乱飞，还有些学不来想不到的怪声。不如回去，还到大街，不拘喊开谁家酒馆门，胡乱倒一夜也罢。”因此扭头而回，远远望见巷口那家，掌着一盏灯，仿佛依稀有两三个穿白人在哭，又有女人哭娘的声音，也不晓怎的出巷口哭。夏鼎觉着母亲害病，犯着忌讳，只得硬了胆，复向耿家大坑边来。

到了冥府庙旁。那冥府庙倒塌已久，只有后墙、前边柱子撑着，这靠路边的墙已久坏。自己灯笼照着，那阎王脸上，被雨淋成白的，还有些泥道子。判注官，急脚鬼，牛头马面，东倒西歪，少臂缺腿，又被风雨漂泊，那狰狞面孔，一发难看。夏逢若疾趋而过。觉的头发一根一根儿直竖起来。却望见一团明火，自城隍庙后小路迎面而来，心中忖道：“好了！好了！这一定是卖元宵汤圆担子，不则是馄饨、粉汤挑儿，黄昏做完生意回去。我还怕啥哩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已撞个对面。只见当中一个有一丈来高，那头有柳斗大小，脸上白的如雪，满腮白髯三尺多长；旁边一个与活人身材一般，只是土色脸，有八九寸长，仅有两寸宽，提了一个圆球灯，也像有两个篆字。夏逢若一见，哎呀一声，倒在路旁。那两个异形魔物，全不旁视，身子乱颤着，一直过去。这夏逢若把灯笼也丢在地下，那灯笼倒了，烘起火来。却看见七八个小魍魉，不过二三尺高，都弯着腰伸着小手，作烤火之状。夏逢若在地下觑得分明，裤裆撒尿，额颅流津。心里想着，人人说鸡叫狗咬鬼难行。谁知此时喔喔响沉，狺狺声寂，身上只是筛糠的乱搐乱抖起来。须臾一阵凉风，连烛火一起吹灭。登时天昏地暗，伸手不见掌，一些树影儿更望不见，只听得芦荻萧萧，好不怕人。夏逢若无奈，



只得爬将起来，摸着乱走。自言道：“我一定是做梦哩，快醒了罢！醒了罢！”正走时，左脚滑了一跌，早已溜下坡去。忙攀住一株树根，不曾溜到底。听的声响，乃是鱼儿拨刺、虾蟆跳水之声。说道：“不好了！鬼拉我钻到水里了。”自摸鞋袜，却又是干的。少不得爬着上岸，摸着车辙儿走。

一连跌了几遍，直走了多半夜，并不知是何地方。忽然一件硬物磕腿，摸着一个驮碑的龟头，说道：“这是城里那一座碑呢？”猛听的一声咳嗽，几乎惊破了胆。又一声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夏逢若不敢作声。那人又道：“什么人？问着不答应，我就拾砖头砸哩！早已听见有人从南边来了，怎么不答应？”夏逢若晓得是人，方答应道：“是我。”那人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夏逢若道：“城隍庙后夏，因赴席带酒，走迷了路，摸到半夜，不知此是何地。”那人道：“夏大叔么？”夏逢若道：“你怎的晓得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在这里出恭哩，我是苏拐子。”夏逢若道：“我怎么摸到这里，这是什么所在？”苏拐子道：“这是西北城角，送子观音堂。我白日街上讨饭，晚间住在这里。这几日肚子不好，作泻，我才出头一遍恭，天色尚早。我送夏大叔回去。”二人摸着向城隍庙后来。

夏逢若到门叫了一声，内人早已开门。苏拐子道：“我回去罢。”夏逢若道：“你看北边那一块火，又是那里呢？”苏拐子道：“那是教门里回子杀牛锅口上火。”苏拐子自回。

夏逢若进家，见灯儿点着，问道：“你们没睡么？”内人道：“母亲病又添的重了。”夏逢若道：“不好了，时衰鬼来缠。不假，不假。”他母亲哼着问道：“你回来了？”夏逢若道：“回来了。”母亲道：“我多管是不能成的。你回来了好，省我索记你。”



这且不述。单说又过了两日，夏逢若母亲竟是“哀哉尚飨”讫。夏逢若也有天良发现之时，号咷大哭。声声哭道：“娘跟我把苦受尽了呀！”这一恸原是真的。

夫妇哭罢，寄信儿叫干妹子姜氏夫妇齐来。姜氏也哭了几声干娘。干婿马九方到街上，领人抬的一具棺木。请了一位阴阳先生，写了殃试：“棺木中镇物，面人一个，木炭一块，五精石五块，五色线一缕；到第七日子时殃煞起一丈五尺高，向东南化为黄气而去；临时家人避之大吉。”

打发阴阳先生去讫，盛殓已毕。姜氏陪夏逢若夫妇罗泣一场。这夏逢若想起换帖子弟兄，央姜氏家老仆，与王隆吉、谭绍闻、盛希侨送信。这老仆到了盛宅门首，看见那宅第气象，并不敢近前通言。却把曲米街、碧草轩信儿送到。这王隆吉看丧吊纸，助白布四匹，米面两袋，各自去讫。

谭绍闻到了灵柩之前，行了吊礼，送银十两。那姜氏恰在夏家做干女儿伴丧，见了谭绍闻，想起瘟神庙递汗巾的旧事，未免有些身远神依之情。

原来当日被夏逢若说合，这姜氏已心愿意肯，看得委身事夫，指日于飞。不料因巫家翠姐之事，竟成了鸳判蝶分。今日无意忽逢，虽不能有相如解渴之情，却怅然有买臣覆水之悲。听说央谭绍闻到他家写讣状，绍闻方动身而往，姜氏便道：“家中既然有客，我回去好替哥款待。”夏逢若道：“诸事叫贤妹吃累。”姜氏径从后门进家。知谭绍闻在前边料理帖式，那呼茶唤酒之声，真似莺声燕语。这谭绍闻好奈何不下这段柔情也。

这姜氏把本夫叫回后院说道：“那院丧事，既托咱办理



帖子一事，要好好的替他待客。一定留客住下。”马九方道：“我知道。”马九方到前边留客，谭绍闻略为推辞，也就说：“今晚住下也罢。我们弟兄情肠，遭此大事，岂可便去。”马九方道：“你与夏哥是弟兄么？贱内是他的干妹子，咱还是亲戚哩。”谭绍闻道：“正是呢。”马九方回复内眷，便说客住下了。这姜氏喜之不胜，洗手，剔甲，办晚上碟酌，把腌的鹌鹑速煮上。心下想道：“只凭这几个盘碟精洁，默寄我的柔肠曲衷罢。”

谁知未及上烛，德喜儿来接，说：“家中盛爷到了，立等说话，万不可少停。”谭绍闻心中挂着那二百两银子，只得作别而归。这马九方回后院对姜氏道：“客走了。”姜氏正在切肉、撕鹌鹑之时，听得一句，茫然如有所失。口中半晌不言。有两个猫儿，绕着厨桌乱叫，姜氏将鹌鹑丢在地下，只说了一句道：“给你吃了罢。”马九方道：“咳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”姜氏道：“一个客也留不住，你就恁不中用！”

且不说姜氏无言自回寝室。单说谭绍闻回家到轩上，点上一枝烛。盛希侨道：“你上那里去？叫我等死了。”谭绍闻道：“夏伯母不在了。”盛希侨道：“我也不听这些闲话。舍二弟在边公案下，告我那宗事，批下准讯。你说叫我怎的见人？”谭绍闻道：“是为什么呢？”盛希侨道：“我全一字不知。只是老婆不是人，背地里叫手下家人，偷当了两顷地。舍二弟如今稽查着了，说我弃公产而营私积，欺弱弟而肥私囊。干证就是产行并佃户。我一周查，当约果是我的名子。我若知晓一丝儿，我就不是个人骨头。我若叫老婆干这个事，到明我就叫他干那个事。争乃当地有约，说合有人，佃



种有户。我全无一点儿猪狗心肠，竟是被老婆做的，叫我拿着狗脸见人。到了明日衙门赴审，人家看见，定说他祖当日做过布政，他父做过州判，怎的养下这个不成材的子孙，瞒了自己同胞兄弟，弃了公产营他私积。我明白人家心里是这个骂法，可惜我又不得听见。我真是要吊死不活着了！”谭绍闻道：“把地分给他一半，他也就没啥说了。”盛希侨道：“我何尝不是说，爽利分给他一半。争乃老婆虽是个旧家之女，却是一个天生的搅家不贤，抵死的不依。我向舍二弟说，舍二弟又说我弃了许多祖业，背地里化公为私，所瞒并不止这两顷。即作地止此两顷，入私囊的银子还不知有多少哩。叫我白张嘴没啥说，真冤屈死了人。我竟是一点法子也没有。那日晚上说那一千二百两做生意，咱在厅上说，他使人偷听。如今也成了我的私积了。”谭绍闻道：“你就说那有我的银子，我急紧要讨的。”盛希侨道：“我说有关老爷银子他还不依，何况说你的。”谭绍闻道：“现有满相公可证。”盛希侨道：“满相公叫他骂的如今要辞账房。说他吃一家饭，如何偏兄陷弟，平日弄鬼开销假账，如今我独留他，正是通同一气。他如今定要打这没良心的门客。”谭绍闻道：“如今这事，你心下要怎么处？”盛希侨道：“听说你这西边胡同内，有一个人叫做冯健，是个有名的讼师。我如今借你这地方儿，把他请来，替我写一张呈子，明日我着宝剑抱呈投递。事结之后，我与他五两银谢礼。”谭绍闻道：“这却不难。”即着德喜去请。

不多一时，冯健提个小灯笼，到轩上来。为礼坐下。冯健道：“咱虽是近邻，不曾到过这书房，委实幽雅。承相公见召，不知有何赐教。”谭绍闻道：“非我之事，乃盛兄有个



小事相烦。”盛希侨道：“说起来我身上即气软了。贤弟你也知道此事之始末，你替我说说，好烦冯兄起稿。”谭绍闻怕二百两银子有闪，即叫冯健到厢房，说了原委详悉。二人仍到轩上，冯健道：“盛大宅若叫——”盛希侨道：“不是我当地。我也瞒不住你，是我的老婆当的。”冯健道：“说不到那里。盛大宅若叫令弟输个下风，这张状非我不能。管保令弟不能免县上爷的耻辱，不怕他身有护符。”盛希侨道：“不是这话，不是这话。若是同胞兄弟为几亩土，或是一二尺过道，匍匐公堂，跪前跪后，纵然得了上风，断的给我，我那神主面前也烧不的香；清时节也上不的坟。俺家这宗事，总是贱内不贤，舍弟性躁，平白弄得我在中间算不得人数。我从来并不晓得怕人，今日叫我见了人，就会羞起来。我只相央，求县公开个活路，恩准免讯。只要你会写这张呈子，状榜上批个销案二字，我就致谢。只要能在家下私处，不拘舍弟怎的，我宁丢东西银钱，只不在公堂上打官司，丢了我这个人。免的远省亲戚传笑，近处街坊指脊梁筋唾骂，这就是了。”冯健诧异道：“我不料盛大宅是这个厚道。我情愿替写，万不受谢。我平日为人兄弟写状，都是同胞共乳之人，你叫我死、我不想叫你活的话头。今日得写一个保全骨肉的状，也把一向刀笔造的罪孽减减。谭相公拿纸来，再添上一枝烛。”只见冯健挂上眼镜，濡墨吮笔，写将起来。不多一时，写完，递与二人。烛下同念。

具呈人太学生盛希侨，住娘娘庙大街保正田鸿地方。呈为骨肉情重，甘愿让产，恳天俯悯，恩准免讯事。缘生弟希瓊，具告蔑弟营私一词，蒙批俟



查。生捧批惶惧，不知所云。窃惟祖宦粗有薄遗，尚不至较多而计寡；慈惟现际晚景，又讵忍幼瘠而长肥？弱弟三龄失严，从未闻过庭之训；长兄十年当户，遂莫免私囊之疑。析爨而居，已成昆仲凉德；具牍以控，更征手足情薄。倘再震以雷霆，势必至紫荆永瘁；苟过核其哀益，亦难望脊令重圆。异姓相交，尚有管鲍之谊；同母而乳，岂乏祥览之情。叩乞仁天老爷师俯悯乌私，曲全雁阵，姑容私处，恩免庭推，则生存者固衔结于无谖，即没世者亦感佩于罔替矣。

嘉靖□□年□月□日 抱呈家人

汪宝剑

谭绍闻念完，盛希侨道：“我不懂的，你只说还叫我戴着驴遮眼，进衙门打那同胞兄弟争家业的官司，去也不去？”冯健道：“八九分是批个准销案，也还保得十分不上堂。”盛希侨道：“你这一张纸，能救出我这个人来，还许我在人前说话，你就是我的恩人。异日重谢。”冯健道：“罢罢。我自今以后，再也不给人写状子了。我这一枝黑枪头子，不知扎坏了人世间多少纲常伦理。只为手中没钱，图人家几两银子。其实睡下心中全不安宁。今日写状，心乐神安，我何苦要做那暗地杀人的毒手？若再与人写状子，子孙永不如人。”谭绍闻道：“你倘如此后悔，那些请你写状的人，该不知怎样的后悔哩。”冯健道：“不悔，不悔，且不悔之极。前三月间，曾有人与他兄弟打官司，请我做参谋，或是晚上关着门儿向我说，或是清晨起来坐在我床沿上说，那悄悄的话，真



正是叫人听不得的。要我生法写起诉状来，竟把兄弟告倒了。其实他争的，还没有谢我的多哩。还不说在衙门三班六房，见人就请席，见衙役就腰中塞银子。真正是争得猫儿丢了牛。谁知那人昨日在曹门上见了我，请我到酒馆内，又对我说，今冬还要告他兄弟哩。这一号人儿，那的会悔？除非是他兄弟一家儿死个罄尽，方才是个歌手。我从今以后，立誓不做这唆讼的营生。”

盛希侨道：“谭贤弟替我眷眷罢。”谭绍闻道：“满相公哩？”盛希侨道：“舍弟认的满相公笔踪，若到了承发房查出笔踪，定骂他个狗血喷头。”谭绍闻道：“我就不怕认出笔踪么？”盛希侨笑道：“你在我家从来到不了字儿上，并没用着笔，那里有踪呢？我今日就在你家央你。”冯健道：“何用如此。明日早晨，着盛价送到代书铺写完，用个戳记，三十文大钱就递了。”盛希侨道：“即如此可行，我要回去哩。”冯健也告辞。三人出胡同，恰遇盛宅来接，各自分手。谭绍闻道：“那一宗银子，我明日去取去罢？”盛希侨道：“不叫你拿的回来。”谭绍闻淡然而归。

这一回单讲兄弟构讼，人间不少，惟有盛公子归咎内人，冯讼师改悔写状。看官若遇兄弟有交相为愈者，肯用一两句话劝的歌手，这就功德无边矣。俚言诗曰：

非是同室忽操戈，争乃膝前子息多。
想尔弟兄当少日，骑竹为马舞婆娑；
牵襟携裾庭前地，口授乳喉叫哥哥；
一个跌倒一个挽，爹妈顾之笑哈哈。



今日匍匐公堂上，舌锋唇剑淬而磨；
须知父母骨虽朽，夜室泣语没奈何。



第七十一回

济宁州财心亲师范 补过处正言训门徒

且说谭绍闻近日光景，家中费用，颇欲赋“室人交谪”之句；门外索讨，也难作催租败兴之诗。夏逢若虽日日着人来请欲求帮助，争乃手头乏困，无以相贖。初丧送过十两，已属勉强。只得推着不去。也顾不得姜氏一段深情。日日只向盛宅想讨本身二百两银子，以作目前排遣之用。

一日携德喜径至娘娘庙街。到了大门，满相公陪着，上了大厅。盛希侨恰在厅上，同一个苏州戏子讲唱戏的话，说：“本日戏闲一天，唱一本儿，明日再往城隍庙去唱。”戏子见有客来，缩身而退。盛希侨道：“来的正好。”谭绍闻未及坐下，盛希侨早向条几上拿过有字的一张纸儿，递给绍闻道：“你看这罢。”谭绍闻接纸在手，只见上边写道：

本县莅祥已久，每遇兄弟构讼，虽庭断剖决，而自揣俗吏德薄，毫无化导，以致人伦风渐，殊深退食之惭。兹据该生所陈，情词恺惻，尚不失故家



风规，可矜亦可嘉也。姑免伏阶，以杜阅墙。准销案。

谭绍闻道：“这日何日批的？”盛希侨道：“就是昨日批的。叫宝剑儿对你说。”宝剑道：“小的那日递字，老爷坐大堂。有许多人递状递呈子，老爷叫站东过西。点罢名，就在大堂上看一张，批一张。也有问住原告，说要打他，赶下去的；也有吩咐本日即拘，午后候审的；也有批过刻下发于承发房填状榜的。小的央承发房写个批稿带回来，承发房说：‘忙的要紧。旧日老爷都是接了状，迟了一两日才发出来。惟有这位老爷性急，并不与内边师爷商量，当堂就批，发房就叫填榜；堂上问完了事，就要过朱。你去外边少等，俟榜发后，你各人抄了去罢。’小的又随即与原写代书十个钱，少刻就在照壁上抄的回来。”谭绍闻道：“这事怎的与令弟清楚呢？”盛希侨道：“我昨日已处明了。这种事若请人和处，不说我的亲戚都隔省，就是央本城朋友街坊，我就羞死了。我只把舍二弟叫到后楼下，同着家母，我说：‘把那两顷地，你与你嫂子各人一家佃户分了罢。’舍二弟尚未说不依，我老婆就说是外父做官，在任上与他的私积，毫不与盛宅相干。只是信口儿胡嚷。我想着打他，他上了楼，放上门帕子，一片胡吵。舍二弟又提起一千二百银子，说是我旧日卖业偷剩下来的。我懒得与他分辩，也不提山陝社、贤弟银子那话。我只说：‘与你一半五百两何如？’舍二弟又跳出院子嚷。我只是气的要死。我说：‘娘说话罢罢。’母亲说：‘地全是他嫂子的，银子全与瑗儿罢。’我说：“好极！好极！”我即刻到账房，取了那一千银子，在楼下过与他。他听说的



极真是一千二百两。我急了，赌了个咒，这才依了。你说是该这样处不该这样处？”谭绍闻道：“但只是我那二百两，用的甚急。”盛希侨道：“咱的生意是做不成了，我扣下你的二百两做啥哩？我已叫满相公安插。——老满，你问的银子何如？”满相公道：“原有一宗，只是三四分息，说不妥当。我已托人与他三分半，今日日夕等回信哩。”谭绍闻道：“如此，我回去罢。”盛希侨笑道：“我不骗你的银子。日夕有信，明日我着人送二百两。倘不足用，咱再商量。倘今日揭不出来，晚上先把账房八十两带回使用着。我叫老满再与咱酌处。”

话犹未尽，宝剑儿来请看戏。盛希侨道：“快请二爷去。”那个苏班老生拿着戏本儿来求点戏，盛希侨道：“不用点，就唱《杀狗劝夫》。”戏子领命而回。只听得一声号头响，锣鼓喧阗。盛希侨道：“咱去罢。”谭绍闻、满相公俱到东厅。戏子说了关目，演将起来。

盛希侨道：“二爷哩？”宝剑儿道：“二爷去王府街说一宗紧话哩。”满相公走到盛希侨跟前，附耳道：“王府街姚二相公，与二少爷合伙计做六陈行哩。”盛希侨哈哈笑道：“发财！发财！咱就看咱的戏，不必搅二老爷的贵干。”

却说谭绍闻眼中看戏，心中有账，遂不觉背上有芒，毡上就有针了。意欲挨至晚上，那满相公日夕见回信的事，必有实确，只得强坐着。那戏唱到杀狗时，盛希侨问宝剑道：“大奶奶在后边看戏不曾？”宝剑到堂帘边问了一声，帘内丫头应道：“大奶奶在这吃茶哩。”宝剑回复了。盛希侨大声道：“看！看这贤德妇人劝丈夫，便是这样的。满相公，取两吊钱来，单赏这一个旦脚。果然做戏做的好，我心里喜



欢。”满相公到账房取了两千钱来，盛希侨吩咐宝剑儿赏在场上。那《杀狗劝夫》的旦脚，望上谢了赏。盛希侨道：“世上竟有这样好女人。”满相公道：“戏是劝世文，不过借古人的好事歹事，写个榜样劝人。”谭绍闻道：“这做劝世文的人，也是抱了一片苦心。其实与他也毫无要紧。”盛希侨道：“正为他说的毫不干己，咱自己犯了病症，便自觉心动弹哩。”

不多一时，见宝剑儿向满相公耳边唧啾了一两句，只听得满相公说：“不行也罢。”谭绍闻料到揭债无成，不觉暗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事不谐矣！”

霎时戏止饭熟，都到厅上用饌。饭毕，谭绍闻要走，盛希侨再三挽留，谭绍闻坚决不允。盛希侨道：“戏今日只闲一天，我所以说叫他唱唱。若明日还有戏时，我断断不叫你走。老满，你把账房八十两，交与谭贤弟。你明白再问一大宗，除交谭贤弟一百二十两外，剩下咱使唤。”满相公到账房拿上厅来，盛希侨道：“权收下这八十两，你且济急。后边事咱再商量，迟早咱要做个生意才好。”谭绍闻道：“是了。”德喜儿将银子包封拿着。盛希侨道：“老满送客。”又细声道：“我到戏上再叫他加上些做作，好劝化那些搅家不贤的人。叫他再添上两句，说：‘这是俺丈夫家兄弟，不是俺娘家孩子他舅。’”谭绍闻笑道：“这才化的太太们明白。说着，盛希侨已跑过东院去。满相公送谭绍闻至大门而回。

却说谭绍闻到家，双庆历数了今日讨债之人，谭绍闻好不闷闷。到了晚上睡下，左盘右算，端的无法。忽然想起娄师爷来，现在升任济宁州，路途不远，何不弄些货儿，走走

